

另類的革命情感

文/施明德



◆施明德於紀念館前解說，他在被囚禁期間的經過。

余紀忠先生會成為我生命中懷念的人，不是因為共事，而是傳說中常常會被拿來形容超越年齡、無利害關連，純粹是種愉悅的交情，不是很濃，卻撕不斷的關懷之情。

美麗島大審中的死囚

民國79年中，我囚禁了四分之一世紀出獄才不久。外界的人、事、物我還不是很熟悉。有一天，中國時報的朋友張叔明兄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找我表示，余先生想請我到家裡吃飯聊聊。依約到了中國時報總社，余先生的住處。

只剩下余先生和我時，余先生告訴我，從美麗島事件以來，他就特別關注我，出獄後，就一直想找機會認識我。他告訴我說：「在美麗島事件發

生後，情治系統非常堅持必須把你判處死刑。在審判前，這種氣勢已經形成。在國民黨內也沒有人敢替你說話。像其他人姚嘉文、林義雄、黃信介還有人會求求情。」

「那時，我對你也一無瞭解，我對你印象也非常惡劣。」

我聽著，笑一笑。當年，國民黨人誰不恨我？

「審判開始，我交代報社，這是一個歷史事件，必須忠實報導，巨細靡遺。」「我每天看每篇報導，你們每個人在庭上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我都仔細瞭解，還每天把線上記者找了聊聊細節。」

「審訊結束不久，經國先生就約我去。那時，經國先生約見的人一定不少。國外關切審判的人也很多來到台

灣。」

「那天，經國先生見面問我說，對美麗島叛亂案是不是瞭解？我報告經國先生，我已相當瞭解了。然後，他直接就問我：你對施明德的看法如何？然後經國先生沒問別的被告，直接就問你。我當然知道事情是什麼一回事了。」

「我告訴經國先生，以前我對你（指我）完全不瞭解，還有點覺得你是個小混混，印象很壞。但是整個審判下來，別人不談，我對施明德印象完全改觀。我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份子。」

「經國先生聽我這麼一說，不知道我對你是褒還是貶。他似乎正要做決定。他接著就說，軍事法庭已經判你死刑，依據當時法律必須送總統批示。經國先生問我意見。」

「我告訴經國先生，經過美麗島事件，民主化已經只能加速，不能倒退。這個時候處決施明德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和安定。」

生命中的忘年之交

也許這也是另類的「革命情感」，那次會晤後，就開展了十餘年誠摯的忘年之交，直到余先生往生。

懷念一代典範余紀忠先生，我最深沈的期盼，仍是台灣有一天能有一座感念祠，能感激及懷念四百多年來不分國籍、省籍、膚色、性別，在這個島嶼上付出過、貢獻過、豐富過、提昇過台灣文化氣質的先賢們的地方。